

頗羨慕澳門一班藝術工作者，可以在性格那樣鮮明的婆仔屋做裝置作品。其實不用做甚麼，這個地方已引人遐想，一班老婆婆在那裏終老……。

在《裝置易睇》展覽裏面，藝術工作者們有頗多都有回應這地方的特色，再加上藝術上的處理，例如李銳奮放了一堆舊衫、五筒櫃，在房間播放南音，在房外涼衫，在衫下放滴水的臉盆，看來是為了重現當年婆婆們的生活。那些紅紅藍藍的花布衫、裝置的方法，叫人想起六十年代意大利的藝術流派Arte Povera（貧窮藝術）。這個流派的藝術家反對藝術商品化，故意用一些非傳統、平民化的藝術物料創作。李的作品更接近Boltanski發展的一系列舊衫作品，用一些舊物去重組過去的生活，緬懷逝去的人，不過李的版本本地化了，臉盆、衣裳竹、五筒櫃、南音都是十分地道的東西，能勾起觀眾的情緒，尤其是我們的團員一四十開來的曾德平，他看時大有他鄉遇故知的興奮，不斷拍照。



《收衫照》 Trazer as Roupas! 李銳奮 frank lei

[PS special ]:

談 幾件

婆仔屋的 作品

文晶瑩

phoebe man

on a few works

in the old ladies house,

macau

相對於生活，吳方洲重組的似乎是心情，面對清貧孤伶的生活，婆婆們會不會想用宗教來寄託精神？這似乎是作品間的問題。吳方洲的房間用了紅燈佈置，房中放了一些宗教神像的照片和一些布製的平面人形公仔。作品做完後引發他從反面去問這個問題，可能婆婆們入老人院前更窮，所以在院中生活得很快樂，不用依賴宗教。作品幫助思考，問題可以一直問下去。最後可能是從了解婆婆了解到自己。婆仔屋令朱焯信聯想到花開花落的感嘆。但看來他對時間的概念更有興趣，作品是一瓶瓶百合花放在鏡紙上。作品隨時間而變化，觀眾每次來看，作品都有不同的面貌。這明顯與傳統的雕塑傾向用恆久不變的銅石物料來紀念一些有紀念價值或歷史事件不同，他的作品要紀念的似乎是「變幻」這個永恆不變的定律。朱焯信把花園的轆轤椅換了酸枝木椅。若酸枝椅放在廳堂佈陣，各人各有位置，是長幼有別、論資排輩的具體權力架構的體現。放在院中的轆轤架上，這些架構都瓦解了，椅子變回一張純粹是閒樂的椅子，是返老還童？看破世情？總覺得這件作品很適合婆仔屋。

